



近  
思  
集  
六

書

卷十六

~16  
2395  
6



16  
2395  
16-6

近齋集卷之十一目錄

書

答趙而得 鎮大

答金毅仲 履弘

答元子善 述孫

答安景立 命遠

答李景心 奎復

答洪伯能 樂舜

答洪仲任 義宅

與吳士執 允常



近齋集 卷十一 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一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一

書

答趙而得 鎮大

所諭實工服膺之語殆近來儕友間所罕聞深用敬  
 歎求助之意亦見其勤吾方自治之不能豈有餘力  
 暇及於人而以多問寡既感盛意千慮一得可貢愚  
 見但與吾兄別已久不識比來所造淺深則不知論  
 說何事最爲緊着於高明身上矣然姑卽來書中論  
 朋友一節而有以窺高識之未免乎偏滯也請先論  
 此而求教可乎來諭曰進修之道在已不在人此意



固自好其下却云不必屑屑於求友終恐信已重而取人緩也夫爲仁雖不由人亦豈不曰以友輔仁乎譬之行於路也人雖引導而已之足不動則不行矣已雖欲行而無引導者不識其路則亦不得行矣此所以進修之必責於自家而講磨之必資於朋友者也二者當相須故士必先立其志而亦必求良友爲之助焉讀書自解未必盡是則必講諸友窮理自得未必盡信則必問諸友友其可無乎若尙友于古人而已則朱子何以曰盡交天下賢士也蓋聽一日之話亦有勝讀十年者矣獨學者孤陋索居者滯吝迷

道俚俚不堪伊鬱出門嚶鳴豈無其意鄙書所歎蓋亦爲此而發也及承來諭以爲三益之求不必於洛陽亦恐其不廣此殆尊兄閱人已多可意甚少不滿於俗士而遂輕之以爲不足友然不可謂一世無好人京士未必皆愚鄉士未必皆賢不可如此限截論也城市亦有山林科目亦有學問其間豈無賢而可友者乎特患吾之鑑識不明耳惟廣求而博訪之無失其人焉可也大抵喜交遊者其弊也流易至於合污厭朋從者其弊也隘易至於絕物二者皆偏也願吾兄不流不隘而得其正耳至於聲利所誤云云以

高明之賢而乃猶有是言豈過於謙耶然舉業兄亦不免矣士之爲舉業者苟非有素養鮮不以得失動其心者此其易誤也士生三代之後舉業亦安可免應之當有其道患其妨工也則一月之中二十日窮經十日做舉業當如程子之說矣患其奪志也則以不必得之心應之亦當如程子之說矣製述之役則視之以日用酬應場屋之勞則視之以人事出入夫如是則何患乎舉業之誤人哉夫一飲一啄皆有定分功名不可力取富貴不可苟求惟當盡吾之分而聽造化者所處而已然此非有所見得不能也試取

經傳潛思默玩知聖賢教人無非人道之當行非此無以爲君子雖千駟萬鍾不足貴也如是見得則自然內修重而外誘輕矣聲聞過情君子攸恥以義爲利大學攸訓聲利二字豈足以累吾靈臺哉荷相與之厚傾倒至此伏惟察其愚而財擇焉

答趙而得

慎齋先生答人問曰亡人雖是京洛之人旣以扶餘爲家自京發柩來于扶餘則似不當設祖遣奠至家往卽幽宅之時乃可設據此則哀家自京發柩時祖遣二奠不設爲宜行日依溫公說只設朝奠而行似

可

通穴一節雖不見於禮以此而驗舊壙災害有無則行之無妨

風水之說亦非一槩若以子孫福利為言則固不可動心至於地中有害體魄不寧或有妨於祖先之墓云爾則其勢不得不遷葬未知如何

喪人受弔於卑幼亦拜而至於至親之卑幼者似不當拜之觀其親疎而處之如何

答趙而得

庶族有遭其母喪者其母即妓妾而適他者也庶

族永感之後率置于家而喪出服喪何以則可耶  
三年祭奠及出入所着冠服詳教如何

其母既適他則父死後雖歸于其家只當依儀禮嫁母服而服杖期謂非為父後者似不可加服三年如有同母

異父弟即再嫁後所生子當服三年者則使之主祭無則已

當主之而既已服期則朝夕饋奠亦當期年而撤止其出入時所着似當用平涼子布直領未知如何

答趙而得

勿論其母再適後所生子女之有無已之服期年則自如也來教三年云云似聽瑩於鄙說矣愚意則只

以饋奠而言蓋以小記有三年者於亡人有當服三年者則為

之再祭再祭即大小祥之文推之其嫁母如有子女即再適後所生

之服三年者則室女則服母三年已雖服期饋奠則似當終

三年故也若無再適後所生子則饋奠亦當期年而

止服與祭宜無異同須以弟之最初書為正如何

答趙而得

先塋之內無餘穴故親山新卜姑未能合奉先妣

舊山當有哭泣之節否

新舊山所處不同則舊墓省時似不當有哭泣之節

明文粹難考然問解既只許合窆處哭泣則各葬處

可知也如以情不可抑則省舊墓時哭拜亦似無害而行節祀時則不可哭耳

有適母之庶子遭其母喪當有隆殺之節云云

庶子為其母喪雖有嫡母無壓屈之文似當如禮行

之而不敢質言

追考古禮庶子為其母喪期年而開元禮嫡母不在

乃得伸三年至朱子家禮勿論嫡母有無並許三年

陶庵答人之問以從家禮為定見此方始無疑

答金毅仲履弘

五倫歌有此謄示仰見先德垂訓之懿不勝欽慕可

使兒童諷誦之有以興起也此非私於高門一家者  
可以廣傳故蓋嘗奉託矣凍硯煩人手還覺不安何  
論遲速然昔聞趙重峰先生夜遇過客於旅次燈下  
寫出擊蒙要訣一冊限鷄鳴始就遂以與之先輩風  
誼蓋如此矣愚之以此事仰煩於高明恐亦非妄也  
未知以爲如何

答元子善 述孫

雜記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服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註除服謂祥祭之服以示於前喪  
有終此見備要祥祭條註據此則雖方持承重服其

行父之祥也當服白笠白直領行事無疑

或以爲祖母喪中行父之祥與母喪中行父之祥不  
同以有壓尊之義不可服白衣冠云則恐不然慎齋  
先生答姜月塘之問曰雖於總功之輕服亦當暫釋  
重服而服其服况於此乎且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  
何疑乎云云以此觀之壓尊之嫌非所當論也

答安景立 命遠

告几筵一節禮無明文且既非有事於几筵則似不  
必告之而但以情勝之義言之則改葬祖而不告父  
之几筵亦似缺然或言澤堂翁改葬其祖時告于其



考之几筵云先輩所已行者遵用亦可也耶

出柩後家中上食與并有喪成服前有異南溪以為  
既非未入棺初喪之時不可輕廢據此則上食當行  
之素饌用否雖似難決而備要中象平生之文亦指  
喪中死者而言雖喪中死者既葬後則用肉蓋以神  
道事之也以此觀之則哀家近日之事上食亦不當  
用素饌如何如何上食之用素饌未葬前遇亡人之  
先忌則為然而此則不可援例矣

答安景立

儀禮疏云并有喪異殯體實不同也初喪內外異殯

即據儀禮之文也改葬與初喪無異則內外靈座何  
可同設一處耶斷然不可也靈座既各設則祭奠亦  
當各行似無疑矣

尊從祖無後哀座既主祀則啓墓後便同初喪在殯  
時祖父喪在殯其可行旁親之祀乎主祀者既有不  
可行祭之故則亦不可使人代行耳

答李景心 奎復

柳碩士所著蒙學新編轉示遠寄意甚勤矣博雅該  
洽果是好文字可以訓幼可以警俗自家無內修之  
實而能如是乎窮鄉有此傑士而未嘗一識其面可

恨也至於發揮不朽之教愚也有何力焉既無表章之術則惟當還納而耽於玩閱姑留之案上耳

與洪伯能

樂舜

海山間聚散如夢回首依依况目睹伏枕之苦歸來憂慮不能少弛因人得聞所慎旋臻差復喜賀曷已名區薄遊固多餘戀而最是三日浦令人難忘恨未久淹於其間也管領此好山水吏隱也仙尉也正宜坐享清福無遽賦歸如何令胤無恙勤學否美質皎如玉樹甚爲入思耳

答洪仲任

義宅

後滿後除一欵禫吉之次次退行無容更商而或人所論禫祭在仲朔則是月行吉似爲旁照云者恐似未然禫月既非仲朔則何可引仲朔之文乎後除者除祥服與吉祭日同值則果似相礙愚意吉祭若行於初丁則其前有亥日亥亦行祭之日也祥服先除於初八日似爲變通之道如何如何不然則吉祭行於亥日祥服追除於丁日亦宜矣朔日變服恐有徑脫之嫌矣雖已除祥服於吉祭前既未純吉則不當與吉祭也

禫祭既不用卜日之儀則不必於前一月告之只先

三日告期爲宜禫祭時出主告辭以還奉故處行祭之意觀之猶屬三年之內禮無告辭丘儀不必用耳

答洪仲任

所示功衰一節練與不練既有先賢兩可之論漢翁亦云惟在行之者所擇愚何敢斷定取舍乎然令姪哀與他有異當從漢上用儀禮之法故前已告之矣至於負版辟領衰宜去之云蓋欲正服不練則從儀禮負版去之則從家禮參合古今而用之矣更思之此似爲半上落下之歸不如一從古禮不去負版辟領衰如何如何正服旣不練則布絞亦不必少練矣

與吳士執

允常

講服盛譽久矣乃者蒙賜臨顧於罪螫之中感慰何極敘及戚誼世分雖一見而真如舊識况奉接清儀已消鄙吝因叩所存畧聞一二警發實深自幸愚拙獲親勝已不恨其晚可復繼此而得數相見以卒受麗澤之益否不審日間侍奉德履何似小學功程想益篤不懈爲之欽仰無已孤哀子悲苦憂病舊聞索然書卷只在案上而昏憊不能讀恐遂廢棄無以答賢者勤意耳爲謝前枉謹用疏候不次

與吳士執

古禮爲君齊衰三月之庶民魏巖以爲非今之士如今之吏胥常漢是也此說如何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士者三年出於朱子語類

國葬前士子輩講學恐不必廢仕宦人之奔走喪事者外讀書誦文似不害義古人於親喪憂服中猶不

廢講學君喪中尤無可疑但有葬前後之異耳親喪則葬

後方可講學君喪則雖葬前亦可如何如何

朝士燕居布帶在朱子與余正甫書或已考見否然則疏儒之以燕居布帶爲非未可知也

與吳士執

大學書百家衆技明儒謂如農圃醫卜農圃是小民之常業醫卜是救病決疑不可無之事何以謂之惑世誣民耶醫乃流而爲金丹之說卜亦歸於巫祝之事則其害固至於惑世而農圃之業則未見其爲惑世誣民豈帶說耶曾看如何

與吳士執

士人親忌日赴舉似爲未安而先輩不論及此者何也以檀弓終身之憂之文古人忌日受弔之事觀之是日似不可借吉求榮而但仕宦者忌日罷齊後着朝服叅公事如常則科舉亦似不獨異耶

與吳士執

盛稿詩文兩冊謹卒業奉上淺陋雖無鑑識白還無味且拙文既被盛評不可無相報也故輒敢妄評而至於評詩高明之所未施於僕者無乃分數多耶好呵好呵詩則清澹和平文則典簡雅實而所欠者於詩少蒼健之氣於文少淵浩之勢責備則如此未知自看以爲如何也然程子與康節交遊數十年一言不及數象數之學比文章爲大而程子猶不言之吾輩相從講學不過二三年乃及於小藝閒漫之事得無見罪於程子否此亦警省之一端故聊以聞之

與吳士執

婦人祔祭無祖妣則中一而祔祔於高祖妣而祖妣二人則祔於舅所生之祖妣矣今有祖妣二人而繼祖妣則在世前祖妣非舅之所生母則當用無祖妣之例而祔於高祖妣耶愚意祖妣二人皆已歿而在廟則當分其舅之所生母與非所生母至於祖妣二人一亡而一在者前祖妣雖非舅之所生母似不當用無祖妣之例而中一而祔未知如何望須量教

與吳士執

舅姑既歿在廟則禮有新婦奠菜之文而世俗多以

棗脩代菜謂之祠堂幣帛祠幣恐非禮之正未知如何舅歿姑存則奠費于姑奠菜于舅廟而舅存姑歿則婦人無廟不得用奠菜之節禮意如此然初見于先姑神位而全無奠獻恐非事死如事生之義雖不奠菜亦當獻脩耶此果如何姑位既祔於祖母之龕則獻費於姑位終似未安禮既不許奠菜則獻費亦不可行耶

與吳士執

顯辟題主者祔祭祝文門長似當主之虞卒主婦主之而雖不得將事使人讀之果爲妥當耶或曰

既未將事則無祝爲宜此說如何主婦雖未將事讀祝畢似當行拜禮於內廳如何

顯辟題主者初獻之節使門中近族丈夫攝行則讀祝畢攝行者行拜禮主婦恐不必別行拜禮

主婦雖未將事何可無祝乎無祝則不成虞卒之禮况周元陽祭錄明有主婦祝辭乎

祔祭不必門長主之愚意不但虞卒雖祔祭主婦亦當主之蓋身爲宗子之婦故也祝文中攝行者上用使字屬字則事事無闕用意宛轉矣然若或以婦人主祔爲難而如可立後於三年內則姑不行祔祭待

立後練後祥前行之亦似無妨未知如何

答吳士執

鄙家以舊日已行之例禫後服色以黹布笠黑帶  
爲定而笠底所着帽子或云宜用白布或云若用  
白布則與降服心喪服色無別當用黹布帽稍與  
心喪服色有辨此當何從

禫後黹笠帶卽與心喪服色同則何獨於巾而爲嫌  
耶然用黹巾稍存其辨亦似無妨矣

籤論吳士執中庸劄疑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以常人之心帶病者而言朱

子曰或危殆或微妙曰愈危愈微曰危者安微者  
著若是本然之體段則何以下愈字何以曰危者  
安微者著乎

危微之作病先賢蓋亦有如此看而

曾見農巖雜識  
似亦以病言

愚竊以爲此是本來體段也非病也若作病看則朱  
子何以曰危未便是不好也妙小亦以精妙也故妙  
小妙小不可作不好底妙小看如精細之細細故隱  
而難著耳以中庸序文觀之自心之虛靈以下至上  
智下愚云云只是言心之體用形狀與聖凡同得而  
已未見有帶病意思至二者雜而不知治之方是說

病其曰愈危愈微云者非謂病而益病也如言人之氣稟本弱而及其疾病氣愈弱云爾本來氣稟之弱非病也至於危者安微者著亦非謂病者瘳也如言人氣稟本弱而善修養則無疾病氣之本弱者乃得剛實云爾然則危微之為體段似不必疑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原者直出之辭生者傍生之意人心發動之際有或生或原之

異 此人心泛言人之心非未發之前有兩樣苗脉非言對道心之人心

原生二義善看出結語極是

東陽許氏曰所欲者發而正則合乎道而為道心

之用此說恐未然蓋人心道心以性命形氣之公私既兩下對說則人心雖十分得正不離於形氣界限中烏得遽為道心之用若如是說則人心專歸於惡一邊而聖人便無人心豈可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栗谷人心道心說亦有如此說甚可疑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者即朱子說非獨栗谷說為然也蓋雖人心發而能合於道理則便是道心如饑思食寒思衣而當食者食當着者着之類是也雖道心發而為氣所掩不能直遂則便是人心如惻隱羞惡有不中節者是也然則一心之用



雖有形氣性命之異而實則二者互相始終可知若拘於界限而以為人道心截然不相入則是真有兩箇心也且人心之合道理者終不可為道心則道心之為氣所掩而不能直遂如惻隱羞惡不中節者亦可終謂之道心乎此似有礙聖人之心固皆合於道理而純乎道心然從其始發而言則實有人心下愚之道心亦從始發而言

此序中虛靈知覺分體用說下指人道心界分處單言知覺其意尤可見矣

此恐主程勿齋說而愚則以為不然虛靈下知覺是

體也非用也所謂虛靈即形容知覺之至明也非虛靈為體而知覺為用也此知覺若作用看則用已二矣何以曰一而已矣乎朱子之言知覺每在於統體何獨於此知覺而偏以用言乎其下人道心分界處知覺方是說用以有所以為三字也所以為三字當着眼愚故以上下知覺分作體用看未知如何

費者四端五典之達道是也其所以然則即隱也故章句中和費隱皆以道之體用釋之然中和主用工次第而言費隱主發明道之體段而言

似得本旨而用工次第不如曰主性情之德

不識道之大則拘於瑣故細節無進步處不識道之小則茫蕩混淪欠細密工夫子思必分言大小以揀過不及之弊朱子於章句屢屢提掇當着眼中庸本爲憂道而作則其慮似亦及此

胡不慥慥之君子卽上文丘未能一焉之君子從頭至末皆贊歎之辭慥慥若作勉戒語看則語勢恐突兀

贊歎中有勉戒語兼看似愈好

德爲聖人以下非指爲孝功效皆是孝中之事雖兼功效看似無害

誠者自成之自非自然之自只是不靠他之意淵翁嘗以此上下自字皆作自己之自而李松巖不欲從乃以章句所以所當字爲據上自字作自然下自字作自己未知兩說孰是

二十六章第四節第五節未見其體用之異而章句分體用竊詳載物覆物成物指應物功效而言故爲用配地配天無疆以在已言故爲體也歟以物字配字咀嚼出意思

雲峰說彌六合止體用備焉○放之卷之指中庸之書而言而胡氏以心之體用言恐失本旨

胡氏亦非不知放卷之指書言而將此放卷字作心上體用說而終涉傳會

陳北溪說天固上天之天要之卽理也○天之主宰謂之上帝天之理謂之乾此天字謂之理則於命令似不襯切

此與愚見不謀而同愚嘗與人論辨以此爲說許東陽說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許氏以人物之理爲不同所謂不同者指偏全與上朱子說第六條所謂性只是從源頭說萬物同一箇源頭之云不同蓋同一箇源頭則豈有偏全之理若曰

氣通者爲人理隨而全氣塞者爲物理隨而偏然發見者有偏全之異原其稟賦之本然則未嘗有異也云則庶乎完備也大抵以氣之通塞粹駁而有偏全善惡今以人物偏全謂之稟賦之本然人之善惡亦自歸於稟賦之本然可乎所論甚善今以下尤分曉

陳氏說皆此雨水○性譬如湖水道譬如湖水之流出今有許多湖水小大皆同而其流也隨地之形闊狹洪細各自不同人見其闊狹洪細之異謂此湖水或大或小烏得爲定見乎

陳說之病在於所得之兩得字盛論湖水說真善喻也

雲峰曰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爲時中○道卽時中何待品節而爲道乎

品節之三字謂之修道之教則可謂之時中則不可朱子說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不睹不聞時固是未發境界衆人則不睹不聞而間有昏昧之時不可以無睹聞而一謂之未發未知朱子此說指立大本之人而言歟

便是二字非直是未發之謂而處字亦猶言境界云

爾

朱子說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聖人非必以未發爲貴而常防閑其發也便常在何曾發此語活看則不當疑蓋當發則發而當未發而發則亦非也故何曾發之云所以戒此也當未發而發如衆人之耳目不睹聞時心中有思慮者

真西山大學恐懼畏○庸學懼字意不同大學懼字是七情之一中庸懼字是敬字之意怖畏之云全失本旨

怖是怯意真氏說似誤

潘三山幽暗之中止不自覺者○人以隱微之地  
爲幽暗不顯故曰莫見于隱莫顯于微以明已所  
獨知不異乎人所共知也潘說非是

潘說中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云云正亦  
言已所獨知不異於人所共知也至其發既遠以下  
是言不慎獨之害此其推說處非正釋見顯似不必  
深斥如何如何

朱子說戒懼防之於未然止以審其幾○戒懼固  
是統體工夫自戒懼而致中自謹獨而致和則相  
對爲動靜工夫矣故此條與第七九條戒懼與慎

獨分動靜而言

所論固然而有以朱子此說而因謂戒懼不可通動  
靜看者則誤矣

胡雲峰說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戒  
懼工夫自所睹所聞以至乎不睹不聞故不可須  
臾離之意自然該得非以不睹不聞釋須臾二字  
蔡虛齋已以雲峰說爲泥

潛室陳氏未發時還有分別否○衆人未應物時  
雖昏昧散亂思慮未萌似可謂之未發然則未發  
亦有兩樣但細推之則此時雖無思慮自是七情

蕩汨之餘譬之水風波乍息沙泥猶濁則不可謂  
無波之水故未發時無分別

泛論未發則固有兩樣若言子思子未發則未發只  
是中中無優劣豈有分別以朱子這裏豈有昏明只  
還他未發之語觀之可知

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止中庸相反○經  
文無忌憚與時中爲對卽反中庸也潘氏以無忌  
憚對戒懼而爲反中庸之由少失本旨

潘說果與章句意不同而或問亦如此說更當參考  
黃氏曰德行人人不同○以氣質言則性情亦各

不同以成德言則德行亦自一般

所論與勉齋語自各爲一說而於本文性情德行不  
如勉齋之言爲正

朱子曰和便易流中立而不倚○說只字不能字  
說得分明偏處

朱子此說亦非直許夷惠以中庸

饒雙峰曰旣曰君子止自聖之心也○惟聖者能  
之承上二句索隱行怪半塗廢而惟聖人不如此  
云若曰依乎中庸人皆可能而惟不見知不悔聖  
人獨能之於文義恐不如此

君子即聖人饒氏之分看非是所論當矣

朱子說第一條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止理也○

此條答問不相對值恐錄之未詳蓋飛躍雖是氣

即道之所在費也所以飛所以躍隱也

朱子此說愚亦嘗疑之

雲峰胡氏以夫婦居室謂各具太極以聖人天地

所不能盡為統體太極蓋統體各具以造化而言

則於此章恐不襯切又以造端為盡性之始似誤

矣造端結上文語小察乎結上文語大以道體而

言非工夫也

天人一理引造化而語人事未見其不可以造端為工夫則似非正義矣

朱子說第一條第二條○或問曰造端乎夫婦極

其近小而言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此正釋也

其下又以戒淫佚謹大婚言之此推說也此二條

亦推說非正釋也

推說亦不可無雖非正解而亦緊於受用

朱子曰人之為道止為仁之為○如此說則上為

字平聲下為字去聲蓋經文不可以為道即結上

文人之為道上下為字不應遽異此條恐非定論

不可以爲道非結人之爲道卽上應道不遠人蓋言  
道非遠人者而人自爲道而遠人則非所謂道矣陳  
氏所謂語脉與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同者似得  
之如以上下爲字之不同爲嫌而必欲同之亦似局  
泥且章句非所以爲道之云非所以三字左右看皆  
通亦不可執此而爲主爲道者言之之證諺解固難  
盡信而亦以下爲字去聲釋之矣

黃氏上下人字異看破碎最是說經之大病饒氏  
說同病

所論得之

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止以仁言○張子以  
工夫言陳氏直謂言仁未妥  
以愛已之心愛人謂之求仁之方則可蔡虛齋亦已  
論此

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願止是忠之事○忠恕兩箇  
離不得忠行乎恕間不可分而言之饒氏以上節  
爲恕下節爲忠恐非朱子之旨矣

所論甚善

北溪陳氏曰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何陋之  
有是也○此說不如饒氏以蘇武洪忠宣當之之



爲襯切

似然

東陽許氏曰引詩本是譬喻說○子思引詩指實事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非假借引喻也許說非是

朱子說第二條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跡也○鬼神之爲德猶一陰一陽之謂道當以屈伸往來生長收藏言之不當直以形以下器謂之鬼神觀或問駁侯氏說可見此條非定論更按活看則無疑

更按說好

朱子說第五條曰鬼神論來<sub>止</sub>功用而言也○良能功用非捨氣而言卽此而可見道之費故不曰陰陽而必謂之良能功用陰陽如鳶魚良能功用如鳶魚之飛躍飛躍謂之費則可鳶魚不可謂之費章句或問及小註諸說雖似主乎氣而言就氣上說費非如侯氏直以形而下之器爲鬼神

所論甚善

雙峰饒氏曰云云○鬼神旣曰形下而又謂之費隱安有形而下之費隱哉

或有氣費隱之論而不成說話

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誠之不可掩是繳上句微顯兩字而言陳說恐誤陳說果誤

真西山曰舜以聖德居尊位上及宗廟下延子孫○宗廟享之謂舜享於宗廟非謂舜之先世也舜享與舜之先世固未可的決而以上及宗廟看似於稱孝爲襯切

山陰陸氏曰經不言止文王與焉故也○章句所謂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跡之所起者言文武既

受王者之享則度其心必欲追及王跡所起之先世也據子孫之心而言非謂文王在時有追王之意也文王若有追王之意則豈得爲至德乎不言追王文王者武王時已推尊文考故也

所論恰當

象山陸氏曰身者人之本○謂修身爲治人取人之本則可直曰身爲人之本可乎於此可見陸氏之昧於本末

身者人之本蓋亦修身爲取人之本之意特不下修字取字耳雖硬而未暢不必深斥陸氏固昧於本末

而此語則未足執而爲斷

雙峰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止亦有深意○饒氏以爲自章首至修道以仁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自仁者人也至不可以不知天又明爲仁之端在乎知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繳結上文兩節然兩知字實發前段未盡之蘊此說雖與章句少異不害爲一說

饒說亦自好

陳北溪曰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一時事不必分動靜

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兼動靜看似好

北溪陳氏曰孩提知愛止在人之天道也○經文天道人道以聖賢之分而言非以天命之本然謂之天道也陳說非本旨

章句釋誠字天之道天理之本然陳氏之以天道爲天命之本然者蓋亦本此且謂在人之天道則是亦言聖人之道卽天道也但以知愛知敬二事而言則恐非誠之全體良知良能通聖凡皆有者則以此只言於聖人之天道恐涉孤單亦欠曲折

朱子說第一條曰此性字止義不同○此章性教

與首章立言不同然原其來歷則卽首章之性教  
此條當更詳

性教字雖本於首章而其義之不同則以其爲誠明  
而言也當知其來歷而亦當知其所以不同

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止無不盡也○盡性是  
成德者事豈有生知困知安行勉行之異引孟子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以明章句由之察之亦不襯  
切

所論甚善

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止性之體而言○此章盡

性豈但指體乎

盡性當兼體用

雲峰胡氏曰禎祥者止以功用謂之鬼神○易所  
謂知幾其神通書所謂神應故妙以心之妙用言  
此章所謂神以如字觀之則非以心之妙用言乃  
指天地之功用謂至誠之知幾如寒暑晝夜之必  
然而不易也

兩神字分開儘精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  
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言誠者自成之義實兼理與

心看而陳氏單言理與章句不同

章句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陳氏說似本於此就理字內兼實心看無妨

雲峰胡氏曰疑不以一毫止方可言自累○胡氏以致廣大極高明謂有先後之序而意者萌動之始慾者爲物所昏故分解廣大高明蓋以病痛言則私意先萌動而爲物所昏以工夫言則先祛昏濁之病然後漸拔萌芽之私意若如胡說則當先高明而後廣大豈不錯哉蓋心有礙障則不能廣大私意於礙障爲褻切心有濁汙則不能高明私

慾於濁汙爲褻切以無私意釋廣大以無私慾釋高明非以意與慾有先後之序而然  
意慾字各屬之義見得甚善

朱子說第三條曰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章句以所已能釋厚字當從章句

以上句例之則似然而能之爲厚義古有據耶

新安陳氏曰引詩爲證止有是言歟○明哲保身

是統承興默二句陳氏謂只證無道默容非是或謂當兼居上居下也意則好而文勢恐不如此

明儒已斥陳說以爲烝民詩本爲仲山甫作山甫周

宣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而已耶云云此言誠是或者論明哲之義亦似有見

籤論吳士執大學劄疑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明德○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卽具理之心非心性之外又有所謂光明正大者而謂之明德

明德固是具理之心既不曰心而曰明德則與泛言心者不同故釋之如此蓋上旣以命性心三者分言而末又解明德實就心性上言其光明正大之得於天者耳非以明德爲心性外物而與性心鼎峙言之

也如是看則此語未必是誤錄也

汪訂曰纂疏此條乃陳北溪語大全繫之朱子誤也朱子謂禪家但以虛靈不昧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可見此條有語病

此條之爲陳北溪語未知其考據果信與否而以語意求之似無病蓋虛靈不昧必能具衆理應萬事旣稱虛靈不昧便見具衆理應萬事故曰四字說明德意已足而其下又必言具衆理應萬事者只是詳言之也若無具與應則非虛靈不昧之實亦不足以稱虛靈不昧矣吾儒所謂虛靈不昧與佛氏所謂昭昭

之靈覺不同然則此四字豈不足以說明德矣乎至如朱子所云禪家但以虛靈不昧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特以彼認心爲性而將虛靈不昧底只作靈覺不兼具與應說而斥之也恐不可以此而證虛靈不昧四字不足以形容明德也此四字形容明德已足而又必言具與應者正慮人誤看有如佛氏之弊也觀已足字則可知虛靈不昧之非止靈覺而有具與應之實也必有具與應之實方可稱虛靈不昧也

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sup>止</sup>終之也○章句至於是

與不遷皆兼知行言胡氏說則至於是屬知不遷屬行恐非章句之旨

止至善實兼知行而言則至於是而不遷亦當兼知行看如曰專主行而言則格致是明德之一事章句何以曰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乎以知止言之蓋知得十分盡頭一定而移易不得亦是止至善豈獨能得爲止至善乎胡氏之以至於是與不遷分屬知行則果破碎不可從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章句以所得乎天釋德字以虛靈不昧以具衆理應

萬事釋明字先釋德而後釋明猶曰此德之明如此云爾若以具衆理應萬事謂釋德字則與所得乎天語勢重疊成何等訓釋乎

若如黃氏說則是以是明而有是德也辨之當矣

朱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慮是知止效驗謂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能得亦謂之自然相因則知止後便可無誠意傳者之意恐不如此纔知止下似少定靜安三字相因而見下亦似有闕而不錄者朱子常以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最

是難進處以此語觀之可知茲五者相因非先生本意

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止該大學之體用○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見平天下卽吾明明德中一事陳說未瑩

陳說非惟未瑩終似以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德爲天下人之明德

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止無不明也○或問釋知字與明德訓詁孟子心字訓詁立文雖相似意則實異蓋心與明德兼體用看知者指用一邊言



妙衆理宰萬物只當以用一邊看

經文致知之知章句以知識釋之則蓋欲別於知覺也知識固爲心之用而或問釋知曰心之神明云云則推上一步以統體知覺而言也神明卽知覺知覺豈非兼體用乎妙衆理云者蓋以知覺本是活動底物事故下妙字恐不可以此而看知字專作用一邊

按說當更詳而此則似兼體言

雲峰胡氏曰心之用可得而正○正心不可單指用一邊言

胡說雖因正心章句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

之文來而正其心則當兼體用看

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之本○敬止之止卽止至善之止以止爲止之本可乎節齋之論似因詩之本文止作語助以敬爲止至善之本

雙峰饒氏曰閒居爲不善止兼善惡說○閒居節之爲自欺非朱子之旨誠於中形於外泛言則善惡皆如此此章所云當以惡一邊言

以此謂觀之誠於中形於外古語也本語蓋兼指善惡言而此處引用則專指惡

朱子曰四者只要從無處止便是有○未有中節而留滯者必應事有偏係之病然後至於留滯此所謂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之云只說事過後不當留滯而遺却應事偏係之病恐未詳備未有中節以下至於留滯可見心學用工精密故知得如此是病

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止三四存字○正心統體用而言體正而用不正不可謂正心用正而體不正亦不可謂正心然則此章所謂正心亦當兼體用看然所謂不得其正專指用上病痛蓋正

其用則體亦得正故正之之工夫多在於用收效則體用俱正云云

體正而用不正蓋言體本正而發處生病也此則是而用正而體不正則可疑觀盛說有曰正其用則體亦得正然則何以謂用正而體不正也恐似矛盾

蛟峰方氏曰上一節止藥方也歟○有所即不在豈有有心無心之別

以繫累而言有心以放散而言無心未為不可但二者之病云云分作兩種證候則太誤

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止教自行於國矣○或問

以使衆之道爲在上者事君事長亦當一例看矣  
陳氏以三所以爲國人之事恐不可從

以動化意看陳說未見其非

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止互相發明○忠是

存諸心恕是見於行雖有本末之殊以有諸已無

諸已爲忠以求諸人非諸人爲恕然則便成兩截

恐非本旨

絜矩章或問論忠恕未見其截然作兩物特言其本  
末之分故曰忠恕兩言曰欲去其一此等處不可以  
辭害意旣曰形影則非二物矣

玉溪盧氏曰獻子嘗師子思○汪訂曰按春秋仲

孫茂卒於襄公之十九年是時孔子尙未生乃謂

獻子師子思乎

盧氏此說似失照管

與吳士執

盛稿中庸劄記謹卒業以還竊觀座下以通明之才  
有沉潛之工分析經旨極其精細往往於衆見不到  
處發得義理儘乎其超卓難及使人贊歎如不容口  
也但於其一編之中設疑處少斷決處多頗類註釋  
之體而與記錄待問之例不同故自信或過而於遜

志之義猶似有未盡者此恐當嘿省而加意也如何如何荷相與之厚不敢有隱或不以僭妄而見罪否

近齋集卷之十一

近齋集卷之十二目錄

書

與吳士執

答魚景國 用賓

與洪而中 義謨

答李士兼 命杰

答李士明 彥燦

答李允元 執

答趙子淳 有善

與金士達 相進

近齋集卷之十二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二

書

與吳士執

人道心界限云云愚於盛說不能遽從豈栗翁說先入而然耶來論所謂合道理者為道心則必也不合道理然後為人心然則何以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乎者其說似矣而恐有不然人心之稱只主當初發於形氣而言而其合於道理與不合道理屬於後面事姑未之論及其或聽命於道心或流而為人欲然後方有合道理與不合道理之別上智之不能無人心

近齋集 卷十二  
只是謂有其發於形氣之人心也非謂有其不合道理之人心也此似無可疑且盛論謂人心之爲道節制者是人心之得正者而道心之爲氣所掩者是道心之失正者得正失正雖由於理氣之相勝負然不可以此黜昧其本名目其說亦似矣而恐又不然夫名者何也稱其實也其實得則其名亦隨而得其實失則其名亦隨而失人心既得正則因得道心之名道心既失正則遂失道心之名其理勢然也何可於人心吝惜其進占新號於道心假借其虛冒舊名乎此愚所以有二者之心互爲始終而人道之稱皆指

初發之說也愚之此說固本於栗翁而非爲尊畏先輩而不敢違也求之義理實有合於意見故也然今有難之者曰人心之合於道理者謂之道心則可矣而道心之掩於形氣者謂之人心則不可道心既不能直遂而不中於節則已是人欲也何可謂之人心乎此說亦似矣而又有不然所謂惻隱羞惡之不中節者特言其過不及未便是惡也不可直斷之以人欲也雖其不中節者流而爲人欲而姑只就道心發處中間掩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不亦可乎如是詰辨似可區處方得無疑於栗翁之說也未知尊

意如何

與吳士執

人道心說奉繹盛論豈不精簡直截矣而猶似有未盡然者請復質之舜以人心道心對說朱子以性命形氣兩下說破則名目分矣界限嚴矣高明之不欲互易看愚亦不敢遽以為全非也然理氣之有勝負而人道心變遷則於是乎有相終始之說焉惟其有性命形氣之對言也故謂之相終始若無形氣性命之對言則初安容互字相字說耶故人心始生於形氣而合於性命

既曰合道理則亦可曰合性命則終為道心道心始

原於性命而掩於形氣則終為人心是實變而名亦變也曰生日原者語其始也曰合曰掩者語其終也高明之所言始之實也愚之所言終之實也宜乎其多言而愈不合也書經及中庸序文誠似無相終始之意而舜與朱子大綱說栗翁則細推說耳所謂細推說者非攙入外來義理為也實發其本文餘意也朱子序文雖不直說相終始之意而細玩之則自有相終始之苗脉何則人心危則可知道心之安也其曰危者安豈非人心之合於性命而為道心者乎道心微則雜出人心之間也其曰微者愈微豈非道心

近齋集 卷十二  
之掩於形氣而爲人心者乎以此觀之不待語類人心皆道心之說而已有相終始之意矣然則栗翁之說乃朱子之旨朱子之旨乃大舜言外之意何可不信乎至如序文結辭人心每聽命之文欲爲畢竟不離於人心之名之證則恐或未然人心之變而爲道心乃聽命以後事方其言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勢當舉其本名譬如禮言取人之子爲後旣取而爲已後則是已之子也而猶曰人之子云則言其所從來之本故不得不然也然旣爲已之後則是已之子非人之子也人心之變爲道心者於此雖或因稱其

本名旣已得其正而合於道矣則豈終不可稱爲道心乎冰得溫氣融而爲水則謂之水不謂之冰雨遇寒氣凝而爲雪則謂之雪不謂之雨人心之爲道心道心之爲人心何以異此其實變則其名亦變非強使之然也來論謂四端之因形氣而不中節者直謂之人心亦少曲折人心之名只是發於形氣之稱夫豈有別樣曲折且以愚之前書謂合道理與不合道理屬後面事而又謂人心之合道理者爲道心道心之不中節者爲人心有所矛盾此似不深察愚意而云夫以人心爲合道理與否未分者蓋指其始發也



非謂終無合道不合道之分也人心之初危而未定可以合道可以不合道及其合道則爲道心不合道則爲人欲矣所謂合道理與否屬於後面者特指人心耳非並指道心也道心自是發於道理之稱安容謂合道不合道不當言於道心乎且夫以道心之不中節爲人心者非謂不中節而爲人心乃謂掩於形氣而爲人心只以形氣二字而言之耳辭雖未達意則在此實非矛盾也試更取鄙書而詳察焉夫人道心旣已兩對說則因其本名而無變可也必曰相爲終始必曰互易其名者何也以道理爲主也以道理

爲主故雖人心而得其道理則進而爲道心雖道心而失其道理則退而爲人心此之謂終始互易所以明夫心用流通之妙而要使人一身渾是道心也其立言之真切從可見矣若使人心雖得正而終不得爲道心則將有以得正之道心爲不貴欲絕之而閉其口以爲飲食之正裸其體以爲衣服之正者矣吁亦其殆也已道心雖失正而終不失爲道心則將有以失正之道心爲非病而欲守之小不忍以爲惻隱之正疾已甚以爲羞惡之正者矣吁亦其謬也已故徒知各分之名而不究互易之實則其偏而有弊也

至此矣可不念哉或曰人心可以爲道心道心可以爲人心則界限不明非所以惟精也愚曰此正所以明界限此正所以惟精也徒見其始而不考其終只知其分而不識其互則亦豈所精察而不雜哉其言惟一也不曰守其道心之正而曰守其本心之正者何也毋論人心道心惟其合於義理皆爲本心此亦可見人道心相爲終始非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與吳士執

蘿木之喻誠亦辯矣然蘿木自是兩物人道豈是二心特以主理主氣而異其名耳人心之爲道心如旁枝之達而爲直榦則本是一木而已然譬喻者言其似也似則非其真矣來諭所謂莫如秉實而論之者是矣秉實而論之而其肯綮在於惟一聽命之訓則先就此惟一聽命之文而更質之可乎惟一固宗主之義而所以宗主之者何也以其道也雖人心而合於道理則是亦道心獨不可宗而主之乎朱子釋惟一不曰一則守其道心之正而曰守其本心之正則蓋言人心之得其正者亦本心云耳至於據聽命二字以愚說爲喚客爲主指下爲上此則近於易位次

而壞名分最爲惶恐然足下旣以譬喻爲非實而又爲譬喻何也足下旣爲譬喻矣愚亦有一譬喻今有弟子聽命於師也動靜言行無不取法而克肖其師則又有人來尊此弟子爲師此本於聽命而致之耳人心之聽命於道心而復爲道心豈非類此耶聽命二字恐不必太泥看也

心纔發出合道與不合道已判無先後可言云云心纔發出便已判合道不合道則似無容聽命於道心之隙而不待道心之區處自合於道是人心自主張而爲耳恐似不然且以此心驗之有飢而思食之

念方其始發也只思食而已未及思當食者食不當食者不食之義則是合道與不合道未分也飢而思食是當然之理則自其思食而謂之合道亦可也而但其下又有當食者食不當食者不食一節則雖謂之合道不合道未分可也此固不可截然分先後而亦容有先後之可言以此分始終不亦可乎

形氣之掩有此三端以一端而蔽之恐近孤單云云

來論中四端元不得發而歸於人欲者已是人欲不可謂之人心四端之始則油然終爲形氣所掩者局

於氣而善端遏絕消沮則是道心之亡而為人欲者

如人初見赤子入井而惻隱之心闖然發出中間計較有納交要譽之心則是亡而為人欲 皆不

足言於道心之為人心者道心之為人心者元只是

四端之不中節者 如見大盜被刑而流涕者此與粟谷引大禹泣辜之意不同只其氣

偏柔所致 何以謂有三端也愚未之信也

危微以體段而言安與愈微以工夫所致而言云

云

人道心互易乃工夫以後事愚既說互易則安得不指工夫以後耶

合道與不合道之間恐無着危字之地云云

危者存亡未分之辭也若纔發而已合道則安矣纔發而不合道則亡矣固不容說危字而亦有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二者之間未分時節則其機危矣故曰危而未定然此與本文惟危字少異本文危字易私而難公故危非專為存亡未分而云也愚說危而未定四字終似未穩謹當商改

盛說直指其本來界限鄙說推言其後來變易所主而言者既異而強欲合之其勢決不能也要之兩說不可廢一朱子於兩說俱通處有並存之例姑依此置之以俟知者如何

答吳士執

垂誨荷意之勤然愚則姑請並存而座下則必欲偏廢恐欠公平廣大之意今雖更辨不出前說之外亦覺支離且既不可歸一而徒事乎張皇紛拏朱夫子所謂勞攘無益氣象不好者不可不念也幸依前教捨之而論他爲妙別換一事思之前賢有成法耳

與吳士執

曩於面晤時鄙說有性字該貫動靜之語蓋謂性有未發已發不可偏以靜言性也盛論駁之曰以已發爲性無異於以四端爲性之說愚不敢自是而容有

更商者夫性通乎動靜而無不在也靜而性之體立動而性之用行此性之全也若專以靜爲性則是性也爲有體無用之物矣其可乎樂記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庸章句未發則性也只以動則有善有惡而靜則有善無惡惟於靜時可以見性之本體云爾非直以靜狀性亦非以未發訓性也然則五性感動而動亦是性也性發爲情而情亦是性也尤翁所謂性與情命名雖殊而其理一也者豈不信矣乎愚故曰性字該貫動靜至於以四端爲性之說專以動爲性也愚說則兼動靜言性也座下比而同之而實相

不同矣雖然貫動靜之貫字恐有混於心涉於敬之嫌今欲改之曰性含動靜或曰性乘動靜未知如何朱子曰太極含動靜性卽太極也謂之含動靜不可乎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心有寂感而心是氣也性有動靜而性卽理也理乘是氣則謂之乘動靜不亦可乎朱子嘗曰一動一靜而行乎動靜者性之真也由此觀之性不可偏屬於靜也明矣如何如何

與吳士執

中庸樂記性字雖曰以靜中之理爲性而所謂靜中

之理實亦動中之理豈有無動之靜朱子云靜亦動之息觀此則言靜而動在其中矣何可偏以靜看性乎至如張子心統性情之語豈不極爲精密而朱子於釋明德以爲合心性而言之此處去一情字矣性實包情言性而情不外是矣又何必每分性情言之乎所論靜則謂之性雖用樂記例樂記則靜字蓋言性之本體非以名性而今加謂之二字則直以靜爲性之名也不亦偏乎朱子說行乎動靜者性之真也下曰故曰天命之性則是天命之性兼動靜也豈不明甚矣乎

性與理字固有分看時而性實心上之理則何可曰理兼動靜而性不兼動靜乎有靜無動豈性之全乎中庸章句以理訓性固指對氣之理而對氣之理其果無動乎安有泛言之理兼動靜而對氣之理一於靜乎理非氣則不動而無動之之理則氣何由動乎故對氣之理亦可以含動靜看也

與吳士執

性字說奉領固知精義之有在而迷見終未釋然愚則惡在乎體用一源之義也

與吳士執

尤翁說性情字名殊而理一者卽動靜一性之意座下執理一字欲分性理而二之竊恐未安塘丈說卽中和一性之意今何必不曰一性而必曰一理乎發未發卽心之寂感則固可言於知覺而心性無二用心未發而性未發心已發而性已發如人乘馬馬立而人亦立馬行而人亦行則發未發獨不可言於性

近齋集 卷十二  
乎未發則性與性之未發語法果似不同而濂溪先生既曰五性感動則性之有未發已發可知濂翁之說亦以有間於朱子之說而不信乎情亦是性四字語涉驚怪宜高明之最所致疑也然程子嘗有道亦器器亦道之語道器二物也而猶且云爾性情本非二物則謂之情亦是性豈不可成說乎性爲未發底情情爲已發底性濂溪曰中也者和也雖謂之和亦是中可也  
四性合體用則仁體柔用剛義體剛用柔仁義豈非兼動靜乎

與吳士執

性說頃日回教只及於情亦是性而不及於性兼動靜何也愚竊嘗思之樂記中庸微有不同樂記專以靜言性以其下有感於物而動故也中庸天命之性性字內實兼動靜蓋此句與下句不見動靜字故也讀者以第四節未發與已發分言者牽連看遂以天命之性爲未發率性之道爲已發而實則天命以賦與而言率性以事物而言未必各分動靜如第四節之文也何以言天命之性兼動靜也章句釋之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健順非動靜之理乎大本者天命之



性下以爲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出者便是言動字矣然則性豈非兼動靜乎未發非性之名固是性之本體而不可名性所謂未發則性也亦是此意若以未發爲性則以中爲性可乎若謂性只是靜則天之命令豈以有靜無動之性而命之性豈有體無用底物乎此理正好看得分明也

情亦是性非敢混名目而無別也旣曰情又曰性則未嘗不分言之也下一亦字蓋欲於名目分界中見其動靜非二也此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盛說卽塘老所謂分言則性情之義也愚說卽塘老所謂

統言則只是性之義也各有所主然而愚則統言而實又欲分之高明則只分言而不欲統言之未知於此誰爲偏也朱子曰喜怒哀樂莫非性也見張无垢中庸辨解喜怒哀樂是情也而乃曰莫非性也則此顧不可爲情亦是性之證乎周子通書所謂中座下以爲允執之中而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則已發之中與未發之中本非二物也

與吳士執

中庸解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來諭以謂原於性之意誠然莫非二字可見性外無物之意愚亦何嘗直以

情作性只是動靜一理之意辭雖未達義何可害愚之此語蓋慮夫人偏以靜看性判性情爲二而發自不覺其混於名目之科也然情亦是性近於愚之荆說猶可以語病而改之性兼動靜明有朱子說愚何敢易之也愚謂中庸言性與樂記不同而高明不賜領納何也天命之謂性不曰天命而靜之謂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則中庸性字其果與樂記同而專言靜者耶盛說之只出於分性情界限非以性爲塊然不動底物愚豈不知但恐靜則謂之性一語易使人泥看墮於偏枯

耳大抵高意喜分析而惡渾合恐近狹滯朱子於理氣嘗曰離合看或離或合何嘗一定之有哉

與吳士執

性說來示以或問爲據而鄙論正亦以或問而發高明所據似在於或問首節以性言之則仁義禮智云云而愚陋所證亦在於或問第四節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數句此處不露出情字而只於性字內說及喜怒哀樂則豈非性之兼動靜者乎然首節所言仁義禮智下有曰四端統於其間則此已兼動說矣與第四節所論未始有異也朱子之

近齋集 卷十二  
旨本自如此而吾輩偏執以爲說宜其愈支離而愈參差也近閱論性答藁序反覆詳思始知彼此之論折衷於斯而有可勘斷者矣其文曰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以此觀之賢者與愚陋之往復所爭無多只是分與蘊之間而已合之則一矣又曰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朱子旣以樂記言性爲可則性當主乎靜主乎靜而動未嘗不在其中矣如是看爲宜而愚也向來實欲明此性體用之全而兼動靜

三字却似無賓主之分今却未安且於前日過疑盛說有若以靜字形容性妙如廣仲之病故主張兼動靜三字愈力矣及見最後書有謂靜中含動之理於是知高見非有體無用之失而只於靜與動分主賓耳此說若早出則愚何必費了多話乎然則靜是性之分動是情之分當從明者之見以析其界限而動靜之爲一理體用之非二事亦不可不看得此意也如何如何

答吳士執

頃論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皆字盛說固善會疑

近齋集 卷十二  
亦似有見故愚因而商量者三四求之傳文參之章句卒未有如高明所解者則竊不能無惑請復質之夫所謂和者中之異名特以已發故爲和而實則不外乎未發本體之中中是未發之至善和是已發之至善既爲至善則和字也大非一情中節之所可當而必也四情盡中乎節然後方可當得此和字故子思子於傳文必下皆字深玩味之可見也故朱子釋之曰發皆中節情之正也又於或問曰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是皆發明子思之意而每以四情皆中於節爲言是以饒雙峰亦以爲譬諸天時三時得宜而一

時失宜則不得謂之和此說覺是真的不可以小註諸儒說而忽之也今高明以饒說爲未信而其所自爲說者則曰此皆字非四情盡中於節之謂猶言一情中節皆謂之和云爾皆字意本屬中節之上而今乃移之於謂字之上則已爲未安而於和字本旨終有不協蓋和有大小言之有分合喜發而中節則喜情之和也怒發而中節則怒情之和也哀發而中節則哀情之和也樂發而中節則樂情之和也此則一事之中各有其和而所謂和之小者也總喜怒哀樂四情之中節而集而爲和則所謂和之大者也子思

子之所謂和大和也高明之所謂和小和也泛言和字則固可如高明說若論此章之和則不容如此說一端之和何足以語全體之和乎饒氏之說似宜再思也以天時言之冬氣雖乖而春氣溫暖則謂之春和可也春氣雖乖而夏氣燠熱則謂之夏和可也此四時各有其和而謂之太和則未也人情之偏全何以異於是哉愚故以饒說爲可取也然饒說之是非亦不必言而朱子訓釋皎然明甚當從朱子而已何可別生意見以犯手勢乎且若如盛說則皆字下中節之上兩間離絕讀之然後方似可通而此毋論其

義理事實之如何卽其文義豈不牽強而不順矣乎章句之發皆中節皆與中節之間可連而不可絕也或問之皆得其當皆與得其當之間亦可連而不可絕也則皆字之非屬謂之也明也然竊觀尊意亦非欲必如此勘斷蓋其所起疑也有由矣盛說以爲喜怒哀樂無一時並發方其喜情之發也喜怒哀樂未發焉卽此喜情之中節而和已在焉何必待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四事集而四情盡發中節之後方始謂之和哉又以爲和字若作仁字看則已不然則一情之和亦和也若必待四者皆中而後爲和則和之成

也久而且難顏子之大賢而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則念頭之差喜怒哀樂中微有過處矣顏子其將不得爲和乎又以爲此下末節致和卽言四者皆中於節也此段則只言四者之情各一其和也若以此段和字謂四者皆中於節則後段所謂致字何所致焉茲數說者皆似矣而實則皆有不然喜怒哀樂固無一時並發者矣此以其發之或先或後隨事感應者言若自道理之該貫處言則惟當備舉四者之全而言之其發時不齊似不必論也和與仁固有情性之殊而所謂和旣是純粹至善之稱則尊而比之於仁

亦可也顏子蓋不免違仁而三月之前則仁自如也曷嘗以顏子謂不得爲仁乎違仁時雖違於和三月之內八十九日則自有其和何可謂之不得爲和乎至於以此段謂和與末節致和分看一事與四事者云云恐尤未是中和以體段言致中和以工夫言所謂工夫非本來體段之外有所增益只於其本體推以極之耳何可以此而遂分一事之和四者之和各屬兩段乎愚故於盛說終不敢聞命幸試更思之或言衆人有霎時之中則亦宜有霎時之和而一事中節不得謂之和則衆人之情必不能四者皆中節是

近齋集 卷十二  
衆人有霎時之中而無霎時之和也子以一情中節  
爲不成和無乃過乎愚答之曰中者四情都未發時  
故雖衆人容有霎時存其本體者至於和四情之發  
隨境各見故衆人或有一二情得正而不能四者皆  
正其有霎時之中而無霎時之和者以此也雖然以  
本情之體段而言則衆人之情亦豈無和乎此孟子  
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也愚見如此未知以  
爲如何

與吳士執

危微之說指示紕繆良荷良荷第有更商者所諭聖  
人之人道心安而不危著而不微竊恐未然人心既  
是惟危者則雖聖人之心亦惟危矣道心既是惟  
微者則雖聖人之道心亦惟微矣若曰凡人之人道  
心危微聖人之人道心安著則是舜之此二句只爲  
常人之心言矣聖人垂訓之意恐不如此朱子語類  
所謂聖人之心自是不危亦是聽命於道心以後事  
非謂其體段本來不危也如果本來不危則豈有惟  
聖罔念作狂之戒乎且云安與著是本體而危與微  
自歸於失其本體恐又未然安與著爲心之未發本  
體則可而爲人道心之本體則不可危與微爲失其

未發本體則可而謂之失其用上本體則不可且既以危微做病爲未安又以危微直做本體爲未安危微果非病則可做已發上體段何如是區處不得耶安著屬之體危微屬之用終非人道心用上說之意之教卽或人所詰於愚者而愚已以源頭之說應之矣何爲未蒙領察也危者安微者著於未發本體不加毫末則好矣來意之必欲於用上論無乃太局乎至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朱子不以爲心病見石子重書試考見如何

與吳士執

婦人之喪將鞠而家中只有夫廟則朝祖之禮何以爲之耶朝祖本象卑者之出必辭尊者則婦人之於夫亦當朝廟而但告辭請朝祖之祖字改以何字耶用顯辟之義稱以朝辟如何尤庵先生曰古人謂廟曰祖禰廟亦當稱祖然則夫廟亦稱祖似無害如何

答吳士執

父喪隔大祥一日而身死者似待葬後退行祥祭而無妻又無他子亡人又無妻雖無變制之人當如禮行祥事耶

此係變禮難以臆斷然既與本無爲三年者不同則



大祥之祭不可不行雖無變制之人行祥祭然後几筵可以入廟未知如何

答吳士執

行禫家子弟行素一節未知盛見如何

禫卽吉祭子弟似不必行素禮云禫而先飲醴酒先食乾肉則禫之日雖主人亦不當行素耶抑禫亦有哭泣之節其日則猶不忍卽進酒肉耶愚未的決尊意如何前期行素在子弟似爲過矣

答吳士執

親忌日赴舉之非所教誠得之鄙意本亦如此應舉

與從宦實有不同行公有奪私之義求榮有忘哀之嫌不可比而同之也禮無明文故人有疑者而忌是含恤不及他事之謂則他事不可爲况求榮乎愚以是知斷然不可也先輩之論不及於此似以無待於言耳

或言齊戒日則不可赴罷齊後則可赴此正先輩

先輩

似是所謂但知忌祭之爲重不知忌日之爲重者也  
陶庵齊戒日赴舉固有欠於專一致齊而以古者無忌祭之時推之齊戒日容有可赴之道齊戒日赴舉著爲禁令恐科儒有行不得之慮未知如何

或言母忌日有父命則實難不赴此義又如何

答吳士執

齊戒日赴舉之說蓋不得已也與其忌日赴舉寧齊日赴舉之謂也非以此爲正當道理也然當分散齊與致齊主祭者與叅祭者蓋散齊不弔死問疾不與凶穢宴樂科舉與此數事不同叅祭者雖在執事之列終與主人有間來教固出於嚴祭祀而鄙論亦係通變或不以徇俗苟且見罪否

齊戒當通時忌論忌祭致齊只一日時祭致齊非一

日或二日或三日行祭前二三日不赴舉在科儒誠爲難行

不量人情而徒立虛文亦欠權宜不知如何而可也然致齊之致字甚重出入於場屋紛擾之中非所謂致也主祀者則終不可許赴抑有一道時享日有進退與科日相值則改卜無妨耶以科舉而退祭祀得無未安耶此亦在所當商也母忌日父命所引尹和靖金剛經事亦不得已也如以十分道理言之當以喻父母於道爲正耳

答吳士執

齊主清嚴忌主悲哀以悲哀言則親忌與祖忌有輕重以清嚴言則祖忌與親忌無異同親忌雖重只用

一日禮有忌日無忌月齊戒雖嚴執事者終與主人有間科舉異於不潔之事且出場經宿則或可與祭故向有所云云及因來教而思之勿論祖忌與親忌主祭者與叅祭者致齊日皆不赴舉正得清嚴之義鄙論終恐墮落第二矣  
時祭與科日相值則改卜與否既告祠堂之後則不可云者來諭誠然

答魚景國 用賓

樂記曰淫樂慝禮禮亦有慝禮乎  
慝禮如孟子所云非禮之禮是也

與洪而中 義謨

湖中斗縣得之意况何如在兄情勢似不如圻邑之為便矣百里雖小民社責重君子所宜盡心以吾兄平日讀書之力為政固不難而亦當益加勉勵無或少忽如何律已奉公愛民好士皆治邑之事而其本則敬而已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敬者即朱夫子與范伯崇書語也聊為送之

答洪而中

時祭出主祝更考家禮本文則高曾祖禰諸正位皆列書於某親耐食之上先後之序比備要為詳以此

觀之則耐位雖多皆當聯書於正位列書之下而摠而言之曰耐食不必各言某耐某位之意蓋與祝文之代各異板不同且歸重於最尊位故也

答李士兼

命杰

堂弟大祥在於今月二十九日而從嫂今日遭其親喪祥日卽成服日也成服後似可行祥事而行祀在於曉頭成服在於晚後則成服前行祀亦甚未安未知如何

五服未成服前廢祭栗翁有定論矣亡人之室內遭親喪則於主人爲外祖父母喪也成服前不可行祭勢當卜日追行而但有變通之一端祥日旣在成服日則曉頭先行成服仍卽行祭似無不可蓋成服本是因朝哭之禮朝哭依生時晨省之禮則鷄鳴後成服非違禮如此行之果如何耶第事勢恐難幹旋亦易窘迫然則終不如退卜日期行祭幸更詢於知禮者如何

答李士明

彥燦

魂帛虞前不可埋者似當還奉而祭之發柩時無告辭恐涉昧然措辭製用如何告辭措語曰今以事勢權行藁殯將奉靈柩往就山上發柩之曉因上食或

奠而告之措語如是則可矣

答李允元

執

大功主人之喪有爲三年者則爲之再祭頃有人引此以爲再祭是大小祥而已禫則無之愚意不然再祭之文特大綱說旣行大小祥則雖不言禫而禫在其中矣蓋二祥實無與於大功者而爲其有當行三年者爲之則其義祥禫宜無異也若用此意則今貴宗人家當爲其從嫂行禫祭至於吉祭果無其義若以從子奉祀當改題則於吉月朔日只以酒果告而行之如來示爲得矣

答趙子淳

有善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善養吾浩然之氣上下氣字所指同耶無暴與善養集註及小註諸說似有地頭之不同者未知如何

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氣與善養吾浩然之氣之氣本是一氣也而養成以後則謂之浩然之氣未養成之前則謂之志氣其體段有大小之分無暴與善養其工夫有淺深精粗之別集註與小註以爲地頭之不同者似以此耶

無是餒呂子約以爲氣餒朱子深斥之然則所餒

者果何說耶程子曰欲然而餒知其小此似謂氣之餒者而朱子深斥呂說何也

無是餒呂說誤矣是之一字卽指氣也非指道義也餒之爲言卽體餒也非氣餒也蓋言無浩然之氣則其體餒也故朱子釋此節餒字曰氣不充體也其下因曰其體有所不充至下節又曰其體有所不充皆去一氣字其意可見矣程子說欲然而餒果似作氣餒而尤翁以程子此說之載於集註甚疑之至曰不敢知矣

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奚啻食重禮之輕於食者果指何等禮耶

禮之輕於食者固難指的言之而如黔敖之食其謝也可食之類是歟

答趙子淳

楊墨皆生於東周時而楊則不知何國人學於老子矣墨則宋人守宋城而與楚人公輸般戰者也

答趙子淳

喪服疏髻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髻一是成服後露紒之髻今考兩註其論髻者同曰露紒曰用麻而何以分作二種之證耶其曰露紒者何謂耶髻

猶男子之括髮括髮至成服去之而乃曰髻衰三年何也

儀禮疏髻有二種之說詳考本文未見其爲異制二種之云如俗稱二件之謂蓋制樣則一而用則有二也小歛髻成服亦髻以一髻而易一髻也露紒似是麻布繞紒不全覆紒而露出紒形也男子成服括髮婦人至紒猶髻者未詳其義然男子重首故去括髮婦人不重首故不去其髻耶此則臆見不敢質言有人遭出繼子婦之喪者兄謂當服大功果爾否古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唐禮各升一等後世遵

而行之出繼子降爲大功則其妻宜降爲小功而盛論如此未知何據

出繼子婦服鄙說誰傳之耶此則未記其與人論此也子婦服後世升之庶婦爲大功故兄弟子之婦亦服大功矣蓋子雖出繼本生父之視之也如兄弟之子也故服以不杖期此見於備要五服圖下旣服出繼子以不杖期則當服出繼子之婦以大功如兄弟子之婦矣來諭所云出繼子降爲大功云者豈引古禮而言歟古禮今則似難用之矣

答趙子淳

喪服斬衰章妻爲夫條記曰婦人不爲夫而杖者  
姑在爲夫杖疏曰婦人在夫家惟爲主乃杖故爲  
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除非爲主則不爲杖  
婦人於夫與長子外爲主而杖者何喪也舅姑服  
是不杖期而爲主而杖之文不見於傳記主喪者  
不杖則子一人杖是在室女非在夫家者此果何  
所指耶

儀禮婦人杖一欵古禮舅姑服是不杖期則婦人於  
夫與長子之外無當杖之喪矣豈有在夫家爲主而  
杖者乎疏說甚可疑姑闕之何妨

### 答趙子淳

所論氣質之說此係精微難言處如愚淺見何以剖  
析仰對乎然竊嘗謂氣質二字分而言之則氣是血  
氣質是資質陰陽其氣也剛柔其質也氣得于天質  
受于地氣以清濁言質以粹駁言此氣與質之分也  
合而言之則氣質之名爲氣質可知其非心非性矣  
何必言其某地頭耶氣質與形質不同氣質流行輕  
浮者故可變形質凝結堅硬者故不可變此又氣質  
形質之分也退溪說氣如俗言氣運質如俗言形質  
於如字上可見其意既有如字則非直以氣質作形



近齋集 卷十二  
質也蓋以質對氣言則較粗似有形體者故云爾非謂氣質之質直如栗谷所云不可變短爲長不可變醜爲妍之形質也不以辭害意爲可耶栗谷說惟心志可以變愚爲智變不肖爲賢亦非指心之本然人之本心純善豈有愚智賢不肖之異乎心有才能伎倆故挾好底氣質而爲善挾不好底氣質而爲惡於是乎有愚智賢不肖之分栗谷所指卽挾氣質以後之心也如是看得則退栗兩先生之說非有相妨而亦無可疑者如何如何來論所引朱子說心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等語

可以爲心氣之辨之明證而朱子又嘗云心無形而氣有物則亦豈非分心與氣者乎栗谷說心亦有本然與氣質不同是得之朱子者也擊蒙要訣惟心志可以變之云旣非指心之本然則與此說非相矛盾不可謂彼爲未定之論也夫氣質變化之方要在於自省其偏處克將去如偏於剛則矯之以柔偏於柔則矯之以剛是也學問思辨行五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子思子所訓豈不信然如是用工自至變化何患乎氣質地頭之難尋而工夫着手之處不明的乎程張以後論氣質之性發

通齋集 卷十二  
揮甚詳殆無餘蘊則見者自不明耳非先賢之論有未盡也至若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氣質至清至粹者而如是不同未能混然無跡者蓋氣質有許多般故至清之中亦有不同至粹之中亦有不同如兩程之大賢而氣質有嚴與和之不同也雖聖人之氣既曰氣質則舜不必同于堯孔子不必同于文王羣聖人之氣質雖不同而其爲清粹則一也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與金士達

相進

日前造高軒覲顏者再而欵扉則初也其喜如之何半日承晤真是勝十年書矣早雪作寒不審此時靜養起居復何似仰溯無已胤源遊山興盡歸家意忙而見方外感頗苦寒程行役良可關愁耳兄弟將離私心黯惘而又與新得之良朋乍合旋散有如夢境此又令人回首處也偶有一詩以道區區慕用之意若得瓊瑤賜來則豈不使歸橐有光耶甚企不宣

答金士達

人道心或人說牢籠說去太無分別恐似未安若言心之體則固是一箇若言心之用則有斯二者故中

中庸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既曰不同則人心道心雖謂之二件物事可也人心固亦非理則無所發而畢竟是生於形氣者道心雖亦非氣則不能發而畢竟是原於性命者或生於形氣或原於性命二者之界限不同則何可混看乎其曰自人心而言則滿腔子都是人心而已更無道心自道心而言則滿腔子都是道心而已更無人心云者尤爲大錯若如是說則言人心時一身中只有飢欲食渴欲飲之心更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言道心時一身中只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更無飢欲食渴欲飲之心乎決不然也夫心之知覺或從軀殼上知覺或從義理上知覺自是兩頭底故大舜分而言之於是乎有人道心之目而發危微之訓欲其精察而一守也然則人道心之不可爲一也明矣今若曰人心而合於義理則便是道心道心而爲氣所掩不能直遂則便是人心如栗谷先生說則可也無此曲折而直曰人心亦道心道心亦人心則將使二者雜於方寸之中而不知所以治之矣其可乎愚以是謂或說不可從也未知如何

程子說以天理人欲釋道心人心終恐未盡朱子初

近齋集 卷十二  
年亦嘗以人心作人欲而後改之當以朱子後說爲正蓋人欲與天理相對消長善惡之分也若以人心作人欲則人心將歸於惡一邊耶此朱子所以謂人心非人欲也以食色言之飢思食渴思飲精盛思室聖人之所不能無者此人心也饕餮於美味沉溺於尤物此人欲也人心本非不好底而惟其易流而爲人欲故曰危人心若是人欲則豈但曰危乎朱子說擷撲不破實契大舜之本旨更無可疑矣朱子於凡理義名目真見其所以然後稱停立言一字不苟其以人心爲飢欲食渴欲飲之心直是精切非欲人檢

防其未然而姑爲是論也流於欲以後已成人欲何必復謂之人心也栗翁說人心有善有惡亦並未流而言耳非謂人心是惡恐當活看或說前旣言人心亦道心而又欲以人心作有惡看則似相矛盾愚竊未曉也

答金士達小學問目

小學書題以題於小學書之意看之耶

饒氏釋小學題辭曰標題書首之辭也標題字在書首之上而不曰書首標題之辭以此觀之則題辭卽云題於小學之辭書題亦然

以培其根以達其枝集說以小學爲培根大學爲  
達枝集解以養其仁義禮智之性爲培根充其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與夫愛親敬兄忠君弟長  
之道爲達枝二說不同何說爲長

建學立師非但謂小學之學與師並指大小學故下  
文亦並言大小學由茲以論則培根達枝當分屬大  
小學集說似勝於集解

德崇業廣俗儒多以格致誠正修爲德崇齊治平  
爲業廣然此四字本出易繫辭本義曰窮理則知  
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據此則

格致當爲德崇誠正修當爲業廣未知何如

德崇業廣當以易繫辭本文爲正嘗聞尊先生所論  
亦然

總論旬月或以一旬與一月之意看漢書翟方進  
傳旬歲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  
據此則旬月是滿一月之意耶

旬月之爲滿一月漢書翟方進傳旬歲之文師古所  
訓可謂明證以此看甚好

人稟得天氣地質以生清濁美惡本自不齊胎教  
特一助耳若以分數較量則天稟占得九分胎教

居其一分耶

人雖稟得天地之氣以生而其母妊娠時所感之善惡卽氣質清濁之機括胎教之爲功實多較量天稟豈止居一分耶愚謂胎教是兒在腹中所受者則最初根本也比天稟當占二三分未知以爲如何教以右手吳氏說以爲取其強而訓義改強爲便愚意強字爲是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陰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據此則取強二字實有至理何所病而改強爲便耶

吳氏說取其強來論所引素問說儘爲明據而強之義深便之義淺故訓義小學之改強爲便或是從其淺而易知者言之耶實則強故便亦非二意也

十有五年而笄註陳氏曰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家禮笄禮曰加冠笄居家雜儀具冠帶註婦人冠子背子意此宋時時王之制而溫公朱子俱不得不從者耶以明倫首章婦事舅姑櫛緹笄總觀之則陳氏直據古禮言之耶

古者婦人無冠而家禮與居家雜儀之有冠卽從時王之制陳氏說直據古禮而言之耳

衣衾不見裏已之衣衾耶

以上文寒不敢襲等四事觀之皆屬於已褻衣衾似以已之衣衾言之其下云父母唾洩尤可見

如新受賜如新受人之賜也如更受賜如更受父母之賜之意耶

如新受賜如更受賜皆言如受舅姑之賜也再言受賜故曰更若以如新受賜爲如新受人之賜則兩受賜不應上下異義如何如何

不敢並坐註坐次亦必異列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家禮祠堂敘立處主人弟之妻在主婦

之左少退然則何遽至不得爲一列乎異列二字恐下語太重未知如何

註所云坐次亦必異列之列與昭穆之列不同此列字特言其并肩也何必重看

必有聞乎其容聲註舉動容止之聲此恐貼着聞字說來然而容聲只是容貌與聲音也雖只下聞字見亦帶在其中未知如何

註說似泥滯盛論甚活絡見亦帶其中云者儘然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揖若鞠躬則衣前後豈有整齊之理乎儀禮推手曰揖引手曰擡

通雅集 卷十二  
推手引手之儀皆未可詳周禮土揖時揖天揖之儀皆未可詳願詳聞之

揖雖鞠躬只畧俯身以上則衣前後何至於不齊整且此只言動容中禮雖左右其手而衣不散亂之意前後雖或小高小低亦不害爲齊整矣推引之義雖未可詳而或曰推是自內向外之義如讓登之揖用手向外如推有若勸登是也引是自外向內之義如卽席之揖用手向內如引進也此說似然未知如何周禮三揖之儀土揖是地揖以下向地也天揖以上向天也惟時揖之義未詳或云平推手卽是周時所

尚之揖禮故謂之時揖未知然否

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註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雖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尤庵曰古者陞三品則君賜以紫服若於當初陞品日未及蒙此恩數則今雖受賜而亦不敢遽服也愚意勿論陞品日與已陞品後若有君賜則豈有不服之理哉註說是大綱說尤庵說較詳蓋當初雖陞品而其日不卽賜紫服而追賜之則是慎重命德之意故在臣子之義不敢遽然服之也是亦辭讓之義而其不敢遽服亦非終不服也然尤庵說恐似推說



送齋集 卷十二  
不百里而奔喪諺解以爲父母喪恐大悖義理雜  
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據此則父母  
喪踰封可知未知如何

不百里而奔喪註說與雜記踰封云云不合果可疑  
無乃奔喪與弔不同耶弔則三年內一往亦謂之弔  
奔喪則聞而卽奔之謂如禮之裂布爲四角巾而行  
是也婦人異於男子雖父母之喪不能聞而卽奔蓋  
不但身係于夫家亦以奔喪之爲蒼黃急遽在女子  
爲難行故百里遠地則成服後乃往也耶今之婦女  
如此者亦多矣何必深疑然則家語雜記兩處所云

亦非相牴牾耶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雖與寡婦之子爲  
友豈至有好色之嫌乎愚則以爲不須避嫌之地  
猶且避嫌則其遠男女之別可知且此章於結上  
生下爲妙未知如何

來論不須避嫌之地猶且避嫌則其遠男女之別可  
知云云說得固好然凡事若皆以嚴防閑之意而用  
嫌於不必嫌之地則不亦拖長而過於分數乎曲禮  
所訓實以有嫌而言古人質樸故直言之如此恐不  
必疑此章之於結上生下爲妙誠如所論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註人生十年爲一節倍之則二十也愚意此註似未端的蓋人二十而冠爲成人卽此論之年長以倍此是二十年長也未知是  
否

來示從二十而冠計之似爲分曉註說果欠的確  
輕任并重任分愚意長者之任若輕則一少者獨  
任之若重則諸少者分任之未知是否  
註說重則分任之云未甚明白來示解作諸少者分  
任看得是

九容重端止靜直肅德莊八字皆十分穩當惟手

容恭之恭字未見得襯貼嘗竊思之人坐則端拱  
行則張拱見人則或拜或揖皆用手爲之而都是  
恭底貌樣手容下着恭字果似移易不得未知如  
何

手容之恭非但拱與拜揖執物執事時亦恭手容下  
恭字果是移易不得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人多以面爲人面  
帶爲已帶然面與帶皆指對坐人言曲禮曰天子  
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  
五步其下繼之曰凡視上於面云云蓋視天子視

國君視大夫視士皆在面之下帶之上其間畧有高低等殺而已此豈可以已之帶看之乎

面與帶皆指對坐人而言盛論得之所引曲禮文亦爲明證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註馬氏曰入里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愚意馬氏說恐未安國與里不徒已之國里雖他人之國里皆當不馳必式也禮記註入國不馳恐車馬躡轅人也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此說恐得之未知如何

馬氏說只據石慶張湛事而言似偏矣此當以禮記註爲正雖他人之國與里不可馳入而必式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朱子說也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說也二先生所釋可字不同朱子說當爲正義程子說亦爲推闡言外之意如此看是否

程朱所論可字各是一義兼看爲好而當以朱子說爲本旨

稽古一篇皆撫虞夏商周聖賢之跡而獨伯俞是

西漢武帝時人可疑更考嘉言篇從善如登一章是周語然則纂述文字義理爲重時世之或有不

錯不必深較故耶

方撫上世聖賢之跡而載西漢人事蓋德行類附不拘時世高下何疑

三日不怠三月不懈註說不分曉三日而殯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居喪之善不徒在於哀感而已必於送終大事誠信無憾可也三日三月皆是殯葬治事之時故謂之不怠不懈正得孝子之心如是看似好耶

不怠不懈與哀慕不寧之不寧相似三日不怠是親始死充瞿之意三月不懈亦天時一小變而哀心未懈之謂非專以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而言也註所云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者固亦兼得治喪事之意而愚見以爲不怠不懈若以治喪事看則下文期悲哀三年憂者期三年豈有治喪事哉悲哀與憂只言其心之摧慕也不怠不懈實言其哀心之歷日時而不惰也上下義例相侔如是看似當未知如何

豫讓事有若再嫁婦守節然豫讓是俠窟中人其曰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國士遇我我以國士

報之者亦俠士之語也愚嘗以爲豫讓是俠忠紀  
信是將忠不可以純然天理許之未知如何  
豫讓俠忠之說誠然蓋出於一時之意氣故謂之俠  
忠而紀信是將忠云者來意未可曉豈以將帥尚勇  
故就死亦勇而云然耶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  
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同春曰  
耳與目物也聰與明則也尤庵曰朱子言視所當  
視聞所當聞然則耳目之則以聰明言之恐未然  
也愚意聰明有淺深看淺看則耳得細聲爲聰目

辨微色爲明若深看則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然則所謂聰明之德雖兼深淺并言亦未爲不可  
尤春兩先生說各有所主來說聰明有淺深云者精  
細可喜

只教經學念書言不教雜書惟教經書不教作文  
惟教誦書如此則心不外馳可入繩墨云耶

雜書易以惑志作文易以鬪靡使輕俊者習於此則  
將有才勝之弊故只教經學念書使其心不馳騫於  
外豈不可入於繩墨耶明道之訓槩以此也

小學中如范魯公詩董生行座右銘等篇皆詩也

錯雜於其間類例不甚齊整心嘗未安年前嘗於  
夢中忽憶伊川欲作詩之語恍然覺悟曰小學之  
取詩卽此意也題辭之綴爲韻語亦此意耶  
書中疑義之思至發於夢寐則可見誠心不懈之工  
爲之欽歎大抵詩之興起感發人比文爲多蓋以韻  
語也伊川之欲作詩教小童豈無所以哉小學之取  
數詩蓋亦此意而後世之詩終不如二南之令人舞  
蹈是可恨也

不見君父之不是則君有過臣何以知而諫之父  
有過子何以知而諫之乎蓋過與不是不同過是

無心之失也不是是有心之惡也臣子之於君父  
過則諫不是則不見其所以不見者愛敬之心根  
於天性自然不見否

不見君父之不是只以爲人臣子者之心而言也爭  
臣爭子之諫自當別項論也恐不當以此而疑彼也  
過與不是之分爲無心有心恐似破碎雖無心之惡  
臣子豈可以不諫哉雖諫爭而不敢有一毫自是而  
非其君親之心不見二字當着眼

生日置酒謂具慶者可矣若父在而母不在或母  
在而父不在者當何以爲之耶

以本文看則必二親俱在然後生日可以置酒而尤翁嘗云父在而母不在者亦可矣以此推之母在而父不在者亦可此處人情不得不然耶

勿苟慕其富貴註苟但也愚意苟苟且也若釋以但意則猶有慕富貴之意未知如何

苟字解作苟且之義意非不好而溫公本旨則實謂不但慕也蓋俗人議婚但慕其富貴而不察婿婦之賢否故溫公戒之如此增註以但字釋苟雖似粗淺而實則平直盛論儘高淡而與本旨小異未知如何節量親厚之恩言兄弟雖本親厚而娣姒輩節之

量之使不得盡其情耶方底喻娣姒疎薄圓蓋喻兄弟親厚耶

節量二字之義恐如來示方底圓蓋只是言其不合方底未必喻娣姒圓蓋未必喻兄弟此等不須太密呂榮公學有染禪之譏所謂不以事物經心者亦微有禪意耶

呂榮公固染禪者而至於不以事物經心云云只言其不以俗事經營於心也未必有禪之意若有禪意則朱子豈取此段哉

扇枕席以身溫被皆當以親將就寢時看耶

近齋集 卷十二  
以身溫被固是親將就寢時而扇枕席則夏日老人  
雖不眠而晝亦有倚枕臥席時恐不可只以夕寢時  
看

父子一體而他人則父雖病而子不覺獨黔婁心  
驚何耶抑衆人物慾阻隔氣不相關黔婁誠孝貫  
徹心自相感故耶

父子一氣故孝心至者有如庾黔婁事矣古有蔡順  
者上山伐薪客至蔡家順母噬指以悟順順還接客  
此亦孝心之感也衆人之爲物慾所隔者不能然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言以此言作文人之所自言

者言之勿洩渠言也如此看否

丈人所之云如今之言某許若曰從丈人處也故集  
解以處訓所來論以所自言者言之之云恐錯看

再會食言公綽與弟公權及羣從弟朝會食夕會  
食皆於此小齋爲之耶公綽雖不離小齋而公權  
及羣從弟聚散無常故謂之會食耶

再會食必當於小齋而非但羣從聚散無常雖同居  
亦異室而至食時相會於一處故謂之會食耶

柳氏家定省皆於中門之北此似有拜禮內則鷄  
初鳴咸盥漱章又似無拜禮當何所適從



古者定省無拜以喪中朝夕哭象生時而無拜見之可知

玉食猶言珍殮謂食之珍美如玉也若以洪範玉食看之則惟辟可食非凡人所敢食未知如何張文節所云玉食似是飯之如玉者而洪範玉食則乃真玉之食周禮天子齊戒食玉屑以助精明之氣故曰惟辟玉食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固實敬身之飲食一條而百事可做四字含蓄甚廣以上小學全篇之事盡包在其中以此摠括而收拾之如此看是否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則咬菜者之可做百事豈不信矣乎以此一語摠括小學全篇中事而收拾之云者來示誠爲得之此是見解妙處可喜

### 答金士達

天祐 宗祊 聖嗣誕降八域蹈舞久益不已頃奉六月末惠狀首稱 邦慶喜溢辭旨之間敬玩再三欣豁倍常家季蒙被 國恩超陞資級榮感之餘還切兢惶因此而不復歸三山那中信息將遂闊矣是爲悵然中庸前冬讀過而豈有新得終是上達無形

影處難理會耳責勉之教固認至意其於拙者無以  
堪當何哉惟願執事益進崇廣爲一鄉矜式焉

近齋集卷之十二

